蜀山劍俠傳/19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九九回　舊夢已難溫 爲有仙緣法孽累　更生欣如願 全憑妙法返真元

下一回▶

蕭逸一心顧念崔、黃兩家世戚至好，黃畹秋雖然陰險毒辣，死時甚慘，已是蔽辜。瑤仙、絳雪二女，一個是志切報仇，一個是以死報主，事雖犯法，心迹可憫。意欲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把絳雪行刺之事掩蓋過去。不特沒有處治之心，反使衆門徒子侄迎頭攔住誦經村衆，以免泄露。夜來從容做完佛事，又令二女隨往自己家暫住，以免二女自相憂疑，情急心窄，生出別的變故，違了自己矜全深意。抵家之後，便給二女安置一間靜室居住。表面上依舊和悅相待，如無此事一般。暗命子女、秋萍等人監防，以備二女萬一行了拙見。靜候七天功德做完，再行婉爲開導。滿擬人非草木，二女俱甚聰明，不是不知母惡。現時不過目睹乃母死時慘狀，再受一些煽惑，孝思奮發，孤忠激烈，甘冒罪逆，以冀一逞。祇要自己曲意矜全，日久自能感化。

誰知瑤仙性極剛烈，心切母仇，實不在絳雪以下。不過被蕭玉癡情所感，身落情網，互憐互愛之餘，兒女情長，挫了一些志氣，不敢遽然發難，心中並未忘卻。及被絳雪看破，決計成全二人婚好，拼着一死，代主發難，事敗被擒時所說那一套話，雖代瑤仙開脫，到了瑤仙耳中，卻是句句刺心。目睹絳雪那種慷慨激昂、視死如歸之狀，心想：「絳雪以前不過一個丫頭，祇爲亡母臨終一言，並非親生，從此便銳身急難，受盡勞苦艱危，末了居然拼死報仇，血誠忠義，古今罕有。自己也非尋常女子，又是生身之母，不共深仇，怎倒一心念着情人安危，祇管遷延不決，把母仇置之腦後，反累絳雪以下犯上，幾

受火焚之刑？」當時激發初志，蕭逸祇管委曲寬容，也一點未受感動，復仇之念反倒更切起來。自覺再不及早下手，既負死母，並且愧對絳雪。明知無濟，也妄想就乘寄居蕭家之便，驟出不意，拼死一擊，成敗安危，已全置諸度外。心橫計定，料定蕭家有人密伺，反正事情已被看破，索性虛實兼用。先向絳雪暗打了個手勢，故意低聲嗔怪絳雪：「怎不商量，就冒昧下手？幸而事出意外，不曾當場擒付村衆，按規處治，否則豈不冤枉？如今寄身虎口，安危莫測，言行還須小心些好。」口口聲聲仍把蕭逸全家當做仇人，卻露出膽小憂急之狀，說蕭逸父子個個厲害，近不得身，報仇不是操切之事。好讓伏伺的人隱約聽到，傳將過去，以示枉自懷仇蓄怨，幼女膽小，實在無所作爲，以便減去仇人防患之心。蕭逸何等機智，一聽二女既是低語密談，身居仇家，怎會令人隱約聽去？有此一番做作，逆謀更速。自己令二女來家居住，原知不會就此死心，如能事前感化，固是佳事；否則使二女在自己家中發難，也可免去傳揚，爲衆所知，難於掩飾周全。聞言知道不會自尋短見，要死自是拿命來拼。立命衆人不必再爲窺伺，聽其自然，暗中打起主意相待。除命小兄妹三人同出同入住在自己裏間，告以機宜，隨時暗中預備外，自己還故意給她們留下行刺機會，等其自行投到。

果然瑤仙情切心急，主意一定，便難再耐；加以蕭玉不曾同來，免卻許多顧忌。頭兩夜特意把心思拋開，早睡養神。暗中和絳雪幾次突出查看，並無一人在外窺伺，心中奇怪，蕭逸怎會如此大意？好生不解。第三日留心仇家行動，簡直一點戒備沒有。以爲蕭逸妄想以義相感，又中了自己輕敵之計，所以如此。仇人早晚都難近身，成功一節全出僥倖。古來忠孝義烈之士，都是不惜微生，當機立斷。此事祇能打盡心主意，成敗聽天，哪有許多顧慮？越想越心壯，決計夜間下手。先不想告知絳雪，繼一想，她比自己還要激烈，自己如死，她也不生。獨自下手，乘夜成功，或者還能逃去；一旦事敗，她就不從死，也爲仇敵按村規受那火焚毒刑。轉不如把話說明，如能聽勸，在下手之先翻牆逃去，免多饒一個，再好沒有，否則多一幫手也好。佛事做完，回房便和絳雪說了。誰知主僕二人竟打的是一樣主意。絳雪比她心思還要周密，非但定在日內下手，並還乘着蕭逸隱祕此事心理，日裏在祭壇上裝着回家去取衣物，將畹秋密藏的那把匕首毒刀也暗取回來，用不着再使蕭家堂屋架上的兵器。

此外蕭玉關心二女太過，惟恐蕭逸不能就此罷休，想約二女同逃。知村中前後兩出口常年有人防守封閉，決難逃走。每夜佛事一完，便借月光照路，偷偷往村外危崖一帶，連夜遍尋逃路。恰巧也在昨晚無意中發現當初畹秋和崔文和定情的山窟深處，有一大石竟可移動。試搬開深入一探，居然幾個曲折便到村外壁腰之上。最可喜的是出入口均極低狹，雖要蛇行出入，祇要入口一石活動，裏外均可移堵。餘均整石，別人決難發現。洞

外下臨絕澗，雖極險峻，但是藤樹雜生，憑自己和二女的身手，足可攀援繞越。自覺有了生機，高興已極。細查看後，忙趕回去寫了一個紙條，幾次想背着兄弟，由幃後拋與瑤仙。偏生瑤仙捺定心志，連正眼也沒看過他一次。當中又有桌圍遮住，雙方定要同時在圍縫中窺探，纔能望見。蕭玉故意將桌圍弄開一些，對縫斜坐，目注對方。看了一早晨，也沒見二女影子，又不知對面有無外人，不敢亂投。正急得沒法，後來絳雪取衣回來，聽出蕭玉嘆聲有異，先也不理他。後聽蕭玉連連乾咳，恐人聽出，打算瞪他一眼，不令這樣。往幃縫一看，正值蕭清被蕭逸喚出。蕭玉見絳雪怒目示阻，忙把紙團丟過。絳雪連忙拾起，背人一看，覺是一線生機。想在二次下手以前，苦勸瑤仙隨了蕭玉先逃，由自己一人拼命，事後如能逃走，跟着追去。及聽瑤仙說出心事，知不能阻，便勸她留一線生路，再等兩日，佈置好了出路，再同下手。瑤仙想起蕭玉癡情可憐，也就活動。好在所居室中紙筆現成，便寫信令蕭玉先運一些衣物、路資藏在洞內。祇是備用，逃日尚早，臨時還有通知，佈置停妥，千萬不可再在洞側逗留，以防被人看破。次日乘便拋與，蕭玉自是奉命維謹，照書行事不提。瑤仙此時已非昔日利用蕭玉心理，以爲蕭玉已可置身事外。經過絳雪行刺，一來深知人多無用，白饒一命，巴不得不要累及蕭玉。自己祇要能事成免難，逃出山去，有此密徑，蕭玉終會尋去。祇要不當場顯出同謀，有乃弟蕭清情面，決可免禍，何苦白白害他？所以信上那等寫法。因此一來，陰錯陽差，以致日後三人受了危難，惹出許多事來。

一晃五天。再有二日，功德便完。這日夜間，蕭逸從佛壇回來，格外有興。特意把二女喚進臥室，慰勉了一番，一同飲酒消夜，二女纔行告退，此時衆門人祇蕭清一人寄居，本是二女住的一間，二女一來，便移在山亭以內，相隔頗遠。蕭清年幼疾惡，對於二女甚是厭惡，見即作色遠避。因此絳雪越發痛心，兇謀更急。二女因連日觀察蕭逸仍和往常一樣，父子四人分住裏外兩間，蕭清又住半山，秋萍早睡，此外更無他人，不須顧忌。一回房去，立即裝束準備。睡在牀上，放下帳子，靜等夜深人睡，便可下手。捱到三更光景，絳雪首先下牀，走向蕭逸窗下，弄破窗紙，往裏偷看。見蕭逸牀前放着一盞油燈，燈花結得很旺，牀頭半邊帳子高懸未下。人睡牀上，衣服未脫，祇搭着一牀夾被，手搭牀沿，下面壓着一本書，睡得正香。二女適纔告退時，蕭逸飲酒頗多，已有醉意。看神氣，分明醉後還想看一會兒書，再起脫衣安歇，上牀不久便自入睡。前兩晚曾來偷覷，每次房門俱上閂。這時房門也未關閉，仍還是適纔退出時代爲虛掩之狀。愈發以爲天奪仇人之魄，醉臥疏忽，忘了關閉。側耳細聽，裏屋也是靜悄悄睡熟神氣，此時下手，極爲容易，不禁喜得心房怦怦跳動。方要回房去喚瑤仙，瑤仙已經跟來，見了室中情況，也甚心喜。

二女原來商定：三小兄妹俱甚機警，又同在一房臥起，稍有警覺，立即無幸。雖有傷母之恨，但他們一樣懷有殺母之仇，其情可原。再者年幼無知，看在蕭逸不傷害自己和絳雪份上，也不殺他子女，專心刺死蕭逸一人，下手也較易些。又因絳雪人雖忠義，本領太差，那日手持那麼厲害的暗器，已與仇人對面近身，竟會被仇人身未離座，微一舉手擡足，便把暗器踢飛，點倒在地。雖則強弱懸殊，武功稍有根底，何至僨事？行刺之事，本不宜於人多，毒刀又祇一把。執意祇令絳雪在外望風壯膽，略備接應，自己單身入房下手。當下仍令絳雪伏窗窺伺，手握毒刀，走到房門前，把牙一咬，正待揭簾掩進，忽聽叭的一聲。瑤仙心疑仇人已醒，連忙縮步，退向院中。見絳雪伏伺窗下未動，才略放心。雙方打一手勢，纔知敵人夢中轉側，無意中將手壓的書拂落地上，人並未醒。

又待了一會兒，看見仇人實已睡熟，二次鼓勇再進，輕悄悄微啓門簾，由門縫中挨入。一看，蕭逸仰臥榻上，牀邊上的手已縮回去搭向胸前。老遠便聞到酒氣透鼻，睡得甚是香甜。知道手上毒刀見血立斃，蕭逸雖然武功絕倫，尋常刀劍刺他不進，幸在醉臥之際，刀又鋒利異常，如向面部口眼等容易見血之處刺去，萬無不中之理。殺心一起，更不尋思，輕輕一躍，便到牀前。單臂用力握緊毒刀，照準蕭逸面上猛刺下去。滿擬這一下必定刺中，誰知竟出乎意料，蕭逸平臥身子忽又折轉向外，放在胸前的那隻右手也隨着甩起，無巧不巧，手臂正碰在瑤仙的手腕上面。雖是睡夢中無心一甩，力量也大得出奇，瑤仙手腕立被向上蕩起，震得生疼，幾乎連刀都把握不住。心方大驚，眼前倏又一暗，牀前那盞油燈，也被這一甩熄滅。跟着便聽裏屋蕭珍在喊爹爹和下牀之聲。同時牀上作響，蕭逸朦朧中也似有了醒意。瑤仙雖是拼死行刺，畢竟情虛，一擊不中，手反震傷，又痠又麻，燈再一暗，怎不膽寒。再加蕭珍一喊，武功好的人最是警覺，晃眼人醒，再下手，祇有送死，決難得手，哪裏還敢逗留，慌不迭往外逃出。仗着路熟心細，暗中逃退，並未弄出聲響。走到門前，正揭門簾想往外走，那柄毒刀忽喫門簾裹住。心忙意亂，手又痠麻無力，竟然脫手。又驚又急，還想回手摸索，忽聽裏屋三小兄妹相繼驚醒，齊喊：「爹爹，外屋甚麼響動？」邊喊邊往外走。蕭逸在牀上也似有了應聲。不由心膽皆裂，不敢再事摸索，急匆匆逃到院中。

絳雪見瑤仙刀已刺下，牀上仇人微一轉側，燈光便熄。三小兄妹驚醒喚父，蕭逸又無應聲，還當得手。心方慶幸，也沒往下細聽，便即趕前迎接，準備同逃。及見瑤仙一出門，便手招自己，往原臥室中退去，神色甚是張皇，又料事敗。心方一驚，忽聽蕭逸在房喝道：「珍兒，外屋沒有甚麼。適纔酒醉睡熟，門也忘關。我把燈點好，關上房門，也要脫衣安睡了。天已夜深，各自回牀去睡吧。」二女先頗驚惶，聞聲細聽，又似蕭逸剛醒，醉夢之中並未發現有人行刺。一會兒便見窗上有了燈光，又聽關門之聲。祇那柄刀沒聽

墜落，以爲仍掛在門簾上面，當晚不取，明日便是禍事；再者利器難得，失去此物，更難下手。當時不敢往取，在暗中捱了一會兒，想起傷心，二女又相抱飲泣，吞聲痛哭一陣。後聽無甚動靜，仍由瑤仙掩至房前，輕輕向簾上一一摸遍，哪有刀的影子。料已喫門簾裹住，跌落房裏。愁急無奈，又去隔窗偷視，燈已熄滅，月影西斜，房中黑洞洞地全看不見。情知明日萬一發現，難討公道。有心逃走，以後決無重來複仇之望。得豁出兩條性命，捱到明日再說。蕭逸如係當晚將刀藏過，不爲泄露，決意矜全，日後仍可再盡人事；否則索性痛罵一場，以死報母，做了鬼再來尋他報仇。

於是重又回房，同臥牀上，急一陣，傷心一陣，不覺天光大亮。吉凶莫測，方在驚憂，秋萍忽來喚用早點道：「村主已起，說天不早，命速喫完，好同往佛壇上香開經。」二女見蕭逸命人把話點在頭裏，明示無他。纔知真個曲予優容，不與計較。弄巧連昨晚行刺，都被警覺窺破，特意使自己知難而退，息去妄想。爲防冒失，屢犯不已，致被村人發現罪狀，難於保全，僅將兇器暗中收去。越想越對，否則事情哪有這等巧法？自己縱然手被震麻，怎麼無力也不會被門簾將刀裹住，始終又沒聽見毒刀落地之聲，定是蕭逸有心作爲無疑。照此情形，母仇萬報不成。悲痛急愧，心亂如麻。秋萍走後，彼此面面相覷了一陣。瑤仙忽發奇想，決計再圖一個未必之功。催着絳雪匆匆洗漱，趕往堂前。見蕭逸仍和無事人一般，越知所料不差。忙回手拉了絳雪，納頭便拜，不發一言。拜罷起立，便進去用茶點。蕭逸原是預有安排，見二女拜倒，祇當心中感悔。尤其看出二女行徑，不傷自己子女，可見尚有天良，不似其母。照自己這等應付，就是二女仇恨未消，也必知難息念。心還喜慰，不便明言。一面笑容喚起，借口二女是謝爲母超度，略微慰勉幾句。一同喫完，便去壇上誦經答禮。哪知瑤仙因想起歐陽霜遇救成仙之事，心想：「憑自己三人，萬近不了仇人的身，徒死何益？歐陽霜尚且成仙，祇要心堅，不怕磨折，憑自己這番孝思至誠，難道還求不到仙人憐憫？難得現有逃路，何不同了絳雪逃出山去？祇要尋訪到一位仙師或是異人，拜在他的門下，學成仙法本領，回山再復母仇，豈非舉手之勞？」

當夜回來，便和絳雪密商。絳雪也覺仇人睡夢中尚如此警覺，不能近身，毒刀又失，報仇之事簡直難於登天。常年在此鬼混，也是傷心。求仙訪師雖是渺茫，以歐陽霜前例來看，也許能有遇合。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未始便沒指望。仇既無法再報，祇好如此，立即贊可。便問瑤仙，可要通知蕭玉一同逃走？瑤仙不覺爲難起來。因出家人最忌情慾，同行，惟恐因他誤事；不同行，又覺蕭玉天生情種，丟他一人在此，見自己一走，必定相思而死。就不帶了同行，好歹也給留點指望。於是便背人寫下一封長信，大意說自己母仇難報，決計逃出去尋訪仙師異人，可爲他年歸來複仇之計。如能相待，固是佳事；

否則男子尋師較易，也可出山另訪高人拜師，學成本領，以圖聚首。總之，自己已許死母，此仇不報，此生決無與蕭玉同棲之望。見愛深情，銘於肺腑，務望保重。事如不濟，惟有期諸來生。不過出山須俟己行十日以後，不到復仇有望，誓不再見。如尋了去，休說難於追蹤，即被尋到，也是徒傷情感，轉昧初衷，連以後都不與他再見等語。寫得甚是沉痛悲壯。連改數次，纔行寫好。卻不先交，知道自己走後，蕭玉必往密徑追索，將信放在洞內，定能見到。等法事做完，待了三日，恰值陰雨，蕭璇又受了點感冒，二女便乘隙冒雨逃出蕭家。又由蕭玉所闢密徑，取了預藏衣物包裹，連夜逃出村去。

蕭逸料定二女已無異舉。衆門人雖各懷有戒心，因師父本領機謀，二女兇謀萬無效果；就是幾個恐怕千慮一失的，也祇防二女日後還要再舉，誰也沒料到會逃走出去。二女行時，房中又佈置得妙，竟被容容易易逃走。直到次日清晨纔行發覺，人已無蹤，再爲搜索，哪有影子。祇蕭玉一人知道去路，巴不得二女能逃，他何肯說出來。惟恐被人看破，頭幾天連山洞密徑一帶，也沒敢去。蕭逸爲尋二女，還特意開山出去，率領門人村衆四出追尋。第二日歐陽霜奉命回村有事，就便探望子女，聽蕭珍兄妹說起此事。三兇慘死，前恨已消，反覺二女志行可憐，也代尋找了一回，均未尋到。蕭清本擬將蕭玉喚來盤問，不料歐陽霜這次回來，爲植七禽毒果，在村中住了數日。蕭逸每日心懸愛妻，渴欲一敘衷曲，心無他顧。蕭玉先頗拿穩，喫歐陽霜回來一耽擱，當她仙人，恐被識破，愈發不敢妄動。好容易盼到她走，夜往密徑，移石入洞一看，祇尋到瑤仙一封手書。再往前進，洞已倒塌，急切間無法走出，知二女必已去遠。先見歐陽霜都尋她們不回，已是驚疑。這一看信，並未約地相待，越發絕望。每日哭笑無常，眠食均廢，直似瘋了一般。蕭逸見二女初逃，蕭玉雖也面現憂急，還似有心做作，突然變態，必有原因，便命人暗中查探。蕭玉把瑤仙那封信珍如性命，放在身旁，時常背人取視，哭訴相思。日子一久，竟喫蕭清看破，告知蕭逸。蕭逸祇當他受二女愚弄，棄他而去，又不知所逃路徑方向，所以悲急，也就沒去管他。不料蕭玉積想成癡，遷怒懷恨，意欲代替瑤仙行那犯上逆謀。二女智勇深沉尚且不行，何況是他，連下兩次手：一次事前喫乃弟蕭清看破，中途戒阻；一次被蕭逸親手捉住，本要按家法處治，蕭清再四哭求，蕭逸才嚴加告誡，命蕭珍行刑，打了頓竹板。蕭玉知難再在村中立足，暗備了些兵刃用具，衣服乾糧。仍由二女所逃故道，先把石頭移開，藏在裏面，一點一點向前開進，中間洞石崩墜不多，蕭玉以決心毅力從事，兩日一夜，竟被開通。因地太僻，外觀無路，裏面整日移石開路，通沒一人發覺。蕭逸本不喜他，祇看蕭清情面，不肯重處。逃走以後，村人一找不見，也就拉倒。

一晃兩年，三人均未回來報復，也未發生變故。倒是歐陽霜因師父鄭顛仙借來岷山白犀潭韓仙子制伏的一隻金蛛，自己還養了一隻較小的金蛛，準備取那元江水眼中的前古金

仙廣成子所遺留的金門至寶金船寶庫，須要預儲到時金蛛喫了增長精力的七禽毒果。遍查地勢，祇有臥雲村外峽谷之中的土地，下蘊奇毒，種植最宜。以前早已佈種，現時樹漸長成，還須加意培植，特命歐陽霜時常回村查看，此數年中，差不多每月必回。三小兄妹隨習內功，大爲精進，母子相聚自是歡欣。祇苦了一個蕭逸，日夕苦想和愛妻相見，哪怕不能言歸於好，再作雙棲，便是握手相聚，不再如尹邢之避面，也稱心意。偏生歐陽霜志切清修，誓祛塵念，一任蕭逸用盡方法，子女再四哀求，始終不允丈夫見面。偶然回家小住，總是預令子女轉告蕭逸移居山亭，不令入室。蕭逸見她居然肯在家中暫住，越以爲日後尚有重圓之望。始而惟恐招惱，不敢違逆，僅在窗外窺視過兩次。還喫歐陽霜令子女警告，再如這樣，便不再回，索性連隔窗相望都不能了。後來蕭逸實是思念不過，忽然想到歐陽霜每次歸來，俱往村外峽谷培植毒果，往往營營終日。此事奉有師命，平日還令自己派了幾班門人，持着她所給的靈符前往輪值，看得甚是重要。果林對面，有不少崖洞可以藏身，她又每月來有定時，何不在她未到以前，藏身洞中窺視？縱不能對面一吐衷腸，她奉師命而來，決不致因己在側，便即捨之而去。常日相望，一則可以略慰相思，二則能有見面之機，也可伺機感動，比起永不相見終是強些。於是照計行事。

那片果林便是本書前文所述陸地金龍魏青誤食毒果中毒之地。歐陽霜爲植毒果，便於澆培照看，又開了一條小溪谷徑。樹共三百株，一邊緊靠峽谷，前有大片竹林，山形甚是險僻。歐陽霜對於丈夫深情，未始無動於中。祇恐塵緣糾纏，誤了仙業，故意決絕。始而裝未看見，繼見丈夫爲多看自己幾眼，竟是終日伏身崖洞中守伺，不等己走，決不離開。那毒果又最難培植，須費不少人力，始能應那到時之用。往往由早起經營，深夜始歸，時常眠食均廢。蕭逸又防自己看破，不許門人挨近。本是恩愛夫妻，未免觸動前情，心又活動許多。蕭逸更是聰明，早就看出愛妻明知自己偷覷，故作未見，越料有望。當年冬天，又想下一條苦肉計：裝作想望已絕，成了心疾，每日書空咄咄，飲食銳減；再故意受些風寒感冒。連真帶做作，就此臥牀不起。蕭逸因知子女天性極厚，無庸指教，自會照計而行，一任焦急，並未明說。果然歐陽霜一到，小兄妹三人便迎頭跪下，哭訴哀求起來。說父親因母親歸已兩年，終無迴心之望，苦思成疾，狀類瘋狂，已有多日，又不喫藥。昨日人稍清醒，說母親今日回來，恐在房中見怪，意欲移居山亭，又要去往果林崖洞中守伺。是兒女們再三苦勸，並假傳母命，允其不久相見。也未深信，祇狂笑一陣，勉強勸住，不再遷居。如今在房呆臥，務望母親看在兒女幼小份上，與爹爹和好吧。歐陽霜由窗縫中往裏一看，丈夫果是面容蒼白，人瘦好些，目光發呆，醒臥牀上，若有心疾之狀，不由不信。便取一丸藥，叫蕭珍拿去給蕭逸服了；再對他說，毒果行將成長，開花以後，來得更勤。爲看兒女面上，可以相見，但是每三月中，祇許相聚兩次。屆時由早上相見，全家團聚，至夜夫妻各自歸臥。蕭逸原知自己的病即使不重，愛妻也

不會坐視。聽兒子傳完了話，立即服藥，欣然坐起。當時便請愛妻進屋，握手悲泣，歷述衷腸。力說自己知她將證仙業，決不以兒女之私累她修道，不過相愛太深，相思太苦，務望寬容既往，稍念前情，許其經常相聚，稍有瀆犯，任憑處治。

歐陽霜見面以後，看出他二目神光未散，分明有心做作，一時不察，竟爲所愚。本心雖然感動，因丈夫機智百端，惟恐日久牽纏，又中他的道兒，執意祇允三月兩見，不得再多。可是每次相見，除卻不能涉及燕婉之私，別的仍和以前夫妻相處時一樣。便三小兄妹離開，也不禁止。蕭逸倒也知趣，並無他念，至多情不自禁，偶然溫存撫愛。歐陽霜縱不十分嚴拒，也是適可而止。祇不過會短離長，聚首苦短，是一憾事。後來又和歐陽霜說：「聚時太少，你祇不許我室中共對，外面相見並未禁止，譬如你我在村外無心路遇，難道你也怪我不守規約？你每來，還率子女門人前往果林，何妨許我前往？既得夫妻相見，還可隨時幫你小忙。如嫌厭煩，至多當我路人，不加理會。容我在旁守着你，多看些時，總可以吧？」歐陽霜見他癡得這樣，越生戒心，也不忍過於使他難堪，祇得允了。

轉過年，又聚了兩次，彼此甚是相安。末次夫妻相聚，歐陽霜忽說毒果已結，行將備用，自己回庵有事，須三日後纔來。因蕭逸苦求，還將應相晤聚之期提前，又聚了三日。蕭逸忽然想起昔年被妖鳥抓去長子蕭璋，次女蕭玢，問：「是何妖物傷害幼童？你是劍仙，怎不將它除去？」歐陽霜說：「前已問過師父，那鳥名叫禿鶩，乃南疆深山所產兇禽。大的有人般高，兩翼舒開，各寬丈許，獨角禿頂，爪似鋼鉤，慣與山中毒蛇猛獸相鬥。作巢于山巔危崖之上，猛惡非常。但有一樣短處：兩眼看遠不看近。越飛得高遠，越看得真切。全仗飛行迅速，老遠便算準人畜逃路，所以發無不中。小的野獸，如猴、兔之類，反時常得脫毒爪。生性兇殘，最喜抓嬰兒喫。胸前有白毛處最易射透。這東西仇心重。除它時，祇須先引逗它飛來追，如若昂頭低翼來往下撲，倒不可前逃，須要反身倒退，急用手中有毒矛箭往上擲射。中在有白毛的要害之處，固然立斃；祇要能透肉，也可致命。無須飛劍，祇要武功稍好，手準心靈，應變不慌，不爲它兩翼風力所懾，便可除它，遇時如逃，自是遭殃。側避也易爲兩翼所傷。知道禁忌，便可無害。本山危崖甚多，巢穴必定在彼。去年回家，曾便道尋找，以報愛子之仇，兼爲人畜除害，曾殺過兩隻，祇不知抓去大兒、二女的是否此鳥。巢穴卻未尋到，打算異日有暇，再往一搜，目前還顧不得去呢。」

蕭珍在旁說：「那年大哥二姊遇害時，原在一起玩耍。先聽天空噓噓亂響，狂風大作。那怪鳥已從上空飛過，大哥正在放花炮，將它驚動，纔飛回來，一爪一個，將大哥二姊

抱起便飛。等人追出，已經飛遠。兒子正站在樹下，見此鳥狗面禿頭，眼睛通紅，身子好似比人還長，兩翼更是寬大。飛起來，人差點被風捲起，沙飛石走，半晌方息。通身俱是虎皮色，頭上是凸出一塊，尾巴好似被人斬了半截，露出鮮紅鳥股。娘殺的跟這一樣麼？」歐陽霜驚歎道：「照此說來，殺我兒女的，竟是那隻禿尾老鵰。本來已經到手，又被逃去，早晚要遇上，決不容它活命了。」蕭逸父子四人齊問經過。歐陽霜道：「我殺鵰時，恰遇慕容二師姊路過，送我到家。此鵰正在崖外後山，與一白額猛虎惡鬥。本心想用飛劍一併斬了，喫慕容師姊攔阻，說二惡相鬥，正好兩傷，都是害人之物，你助虎殺鵰則甚？我便說起失子之事，微一遲疑，那鵰甚是機警，不似先殺二鵰膽大，見了劍光，竟然嚇退，飛行甚速。忙於到家，又有話和慕容姊姊說，並未追去，竟被逃走。這纔想起去年原聽珍兒說過，怪鳥尾是斷了半截。因這類惡鳥多是短尾，此鵰定被甚人斷過後股，所以光紅無毛。早知我兒是它所害，飛劍神速，多快也能追上。今已錯過，看這行徑，事隔多年仍然發現，巢穴必在後山無疑，早晚必能除它。此後回山，路上留心，也許能遇到呢。」蕭逸父子俱都忿忿不置，說過丟開。

歐陽霜第二日便要回轉大熊嶺苦竹庵，行時忽見蕭逸面藏晦色，心中大驚。匆匆占算，不特蕭逸，全村都將有危難到臨。雖然先凶後吉，終於無害，自己學道年淺，不能深悉未來。偏巧回山又有要事，不能分身，好生憂疑。祇得暫留佈置，尋一山洞，命三小兄妹藏居其內，每日讀書用功，非自己來，不許走出。外用仙法封鎖，祇對蕭逸、蕭清叔侄二人傳了開法，可以隨時入視，餘人均不能走近一步。並傳蕭逸靈符兩道，遇警如法取用，便可抵禦脫險。並囑三月以內，不可出村往果林中去。一面把防守果林衆門人齊喚了來，面上反倒均無晦色。好在每天均有顛仙所賜備用的靈符，村中埋伏禁制，諸般設施開閉也俱傳授精熟，料無他虞，祇蕭逸一人可慮。回山稟問師父，真有急難，自己不能分身，也必有處置。恐丈夫憂急，又安慰了幾句，方始飛去。

蕭逸先頗謹慎。三小兄妹更是信母若神，呆在洞中一步不出。這時頑叟蕭澤長已在瑤仙逃後第二年無疾而終，死時也曾遺囑蕭逸，這兩年乃全村安危關頭，瑤仙等便是未來隱患等語。那洞原是頑叟生前養靜之所，冬暖夏涼，設備精雅。死後圖書遺物一點未動，供着亡人神位。蕭逸叔侄每日前往探看，直過了兩月，並無事故發生，日久漸漸鬆懈。

這日清早，蕭清因昨晚三小兄妹留他同住未歸。蕭逸亟盼愛妻歸來，心中煩悶。門人何謂、吳誠、郝潛夫等見春夏之交，風物優美，便勸師父往村後危崖一帶，觀賞那新闢的幾畝花田。師徒數人，還有幾個侄兒孫輩，同沿湖邊走去。剛到後山，便見一隻獨角禿鵰，由路側草地上抓起兩隻小羔羊，越過後村危崖，往後山飛去。定睛一看，那鵰後股

鮮紅無毛，正與蕭珍所說一般無二。無奈衆人都是手無寸鐵，祇吳誠曾學金錢鏢，身旁帶有一串大錢。那鵰飛又極快，等衆人呼喊，吳誠取錢追去，已經飛沒了影。蕭逸想起前仇，忿恨已極。管理牲畜的村人也趕了來。喚前一問，纔知最近三五日，已經失去了六隻牛犢、小羊。後村一帶，俱是大片草原，宜於畜牧，牧畜甚是繁庶。村規完善，宰殺取用，各有常例。四無出路，又都是自己人，不怕偷盜走失。大小萬千祇牲畜家禽，祇有限幾人輪值管理，佔地甚廣。風景田舍都在前村，後村除卻圍繞全村的天然連崖和祠堂、靈塋、墓地外，餘多牧場。那幾畝花田，還是當年蕭逸一時高興，點綴風景所闢。地勢僻遠，輕易無人涉足其間。牧人每早將一切牲畜放向場上，便各歸屋料理他事，任其自在遊息，到晚纔收，成了習慣。極少點數的時候，故起先也未發覺遺失。因所失牲畜中，有一對牛犢是個異種，生相極好，管場人甚是珍愛，比較留意，昨晚收柵時忽然失蹤，遍尋未獲。村中以前原鬧過一次，由崖外侵入的大蟒吞去好些家禽。細一點數，另外還失去四隻小山羊，疑心又鬧事故。今早正在留意準備，稍有朕兆，立刻往前村報警，不料竟是這隻獨角禿鵰。蕭、吳諸人斷定那鵰來慣，得了甜頭，日內必還再來，當下想好對策。次日天還未明，便去牧場埋伏。誰知事有湊巧，連等了幾天，禿鵰均未來犯。

這早蕭逸叔侄因頭晚往三小兄妹所居洞中課讀，談晚未歸，留宿洞內。起來又被三小兄妹拉住考查功課，未往牧場守伺，祇幾個門人、村衆在彼。畜羣纔放出柵，跑到場上，便聽噓噓風響，由環村危崖外面，飛投下那日所見禿鵰，宛如隕星下瀉。略一沾地，便一爪一個，抓起兩隻小山羊，撥頭往崖外飛去，飛行迅速已極，晃眼無蹤。勢更兇猛驚人，下落之際，兩翼動處，扇得牧場上沙飛石走，狂風大作，人都似要被風兜起，站立不穩。衆人連候數日，未免疏懈，蕭逸又不在側，怪鳥多半初見，突然飛到，見了這等猛惡聲勢，不由心驚，亂了手腳。潛夫在前村輪值，門人中祇有吳誠一人是個好手，等到喝令衆人放箭時，已被禿鵰抓了兩羊逃去。風沙眯目，驚慌無準，祇有兩箭射到鳥身，已經無力，寬翼扇處，全喫打落地上。鳥未受傷，人倒有三個因持長矛向前急進，沒等投出，便喫崖上滑落的碎石打中，反各受了點輕重傷，頭破血出。蕭逸聞報，自是越發忿怒，重又挑了幾個得力門人連同自己，由次日起，重又如法守伺，不令村衆相助。誰知那鳥又是好些天未來。蕭逸以爲它上次見人警覺喧譁，有了戒心，不敢來犯。心痛亡兒，既知此鳥所害，如何肯放，正準備出山尋到鳥巢，搜殺報仇。這日早起，因料當日未必會來，去得略晚。忽然牧人來報，鳥又到牧場來犯，抓去一隻小牛。蕭逸師徒見它每來必隔些日，心雖恨極，次日未往守伺，不料那禿鵰竟連來擾害了三次。等人一往守伺，便不再來。稍微疏懈，立即飛到，捷於影響，不可捉摸，直似有心爲難一般。

休說蕭逸被它逗得怒不可遏，便衆門人也都忿極，非殺死不能消氣。末了一次，蕭逸單人伏身來路崖上，也祇射中一箭，不是致命，決計出山搜殺。蕭清年紀雖輕，人卻老成，想起嬸母行時之言，從旁勸阻。蕭逸因心恨禿鵰，欲報仇雪恨，以爲愛妻祇不令往果林一帶走動，後山素無人蹤，出去行獵，有何妨害？此鳥機智絕倫，與愛妻所說不類，自從日前翼稍中了一箭，便無人守伺，也不再來。倘因此膽寒絕迹，移向別處覓食，飛得又快又遠，何從尋覓？如今三月將盡，並無絲毫朕兆，也未到果林去過，就有甚事，諒必躲卻。此鳥不除，殺子之恨難消。璋兒頭生，相貌最好，最得愛妻珍愛。當年爲失此子，悲苦輕生，一提起就傷心。如在她回之前，將鳥除去，到時也可給她一個喜歡。執意非往不可。仗着武功高強，便在禿鵰來路危崖上下，開了一條蹬道，上到崖頂。再用長繩縋援，翻過崖去一看，恰好正是兒時隨了祖父入山隱居，未尋到臥雲村以前，舊遊行獵之地琵琶壟。這地方長嶺迄通，形似琵琶。嶺側兩面有好幾條幽谷。一頭危峰筆立，直上干雲；一頭廣原平野，草木繁茂。四處靜蕩蕩的，全無一點人獸蹤跡。剛往嶺上走去，便見地上有好幾堆大鳥糞和鳥爪迹印，內中還雜着一些碎毛，正與禿鵰身上毛色一樣。再往前走，又發現了牛羊頭骨。循蹤找去，一路均有發現。約行二里，到一危崖之下，方始絕迹。斷定鳥巢必在上面，無奈那崖偏居嶺左，形似孤峰，削立百丈，寸草不生，四無攀附。禿鵰厲害，更恐援到中途，凌空下擊，人爲所傷，未敢冒失上去。又在左近，發現那鳥常在野地上游息，擒來牲畜也似在下面享受，並不帶上崖頂。巖窩石窟甚多，地勢極利藏伏。守伺到了黃昏，終無動靜，料已遠出。且喜巢穴尋到，蹤跡已得，鳥糞未乾，並未離巢移往遠地，終有擒它之日。天已傍晚，祇得率衆迴轉，可是連去三日，並未遇上。僅第四日歸途發覺禿鵰回巢，飛行甚高，直落崖頂，更不再下，無奈它何。

次日爲蕭逸祖母忌辰，因是率衆歸隱的頭一代祖先，合村公祭，儀節甚是隆重。蕭逸也想好除鳥方法，本擬過日再往一試。午間同食早供之後，村人各自散回。蕭逸命蕭清與三小兄妹去送祭品，並令在洞中遙叩行禮。打算回家睡一午覺，以備夜祭讀文誦經。這日衆門人侄孫輩多有職司，未曾隨侍。獨自一人正往回走，忽見吳誠站在環村崖頂上，將手連招帶比，低喚：「師父快上來！」面有喜容。蕭逸自從發現禿鵰以後，爲防不時相遇，身旁總帶有一筒毒弩。見狀知道發現了禿鵰蹤跡，便縱身上去。原來歐陽霜召集衆門人查看面色時，吳誠恰巧奉命出山採辦用物未歸，不曾在側，一點戒心無有。因知師父恨鵰切骨，一心討好，時常留意。昨日發現鵰已歸巢，偏巧當日祭期不能前往，所派職司又恰在夜裏。巖頂道路開出以後，足可遠望鳥巢和平野一帶。飯後無事，走向崖頂瞭望，無意之中，竟發現惡鳥禿鵰由遠處飛來，且兩翼翩翩，飛行甚緩，神情頗爲狼狽，好似受傷疲乏之狀。飛近草原，越飛越低，不再昇騰，忽然一個轉側，撲扇着兩翼

墜落地上，祇管撲騰，不能再起。漸漸力竭勢衰，趴伏地上。看神情，大是不支，已難再動，祇還未死罷了。見師父下面路過，忙請上去。

蕭逸一看大喜，知道惡鳥不知何處身受重傷，此時再不就便殺它，如等養好氣力，再除便難。既已望見，相隔又近，如何肯捨。長繩原放崖上備用，師徒二人連兵刃都未及回取，立即援繩而下，如飛跑去，一會兒趕到。那鳥也看不出受何重傷，祇是力竭難起。見了人來，瞪着兇光四射的怪眼，連聲怪嘯，狀絕獰厲。蕭逸見那鵰鳥爪如鋼鉤，想是情急，地上石土被抓陷了兩個深坑。鐵喙寬達半尺，長有尺許，看去犀利非常。通身毛羽堅勁，兩翼平張，通長几及兩丈，怒嘯發威，根根倒豎，端的猛惡非常。有心將它兩翼斬斷，擒回處治，無奈身畔未攜兵刃。正在尋思，那鵰看出人意不善，倏地奮力一撲騰，飛起數尺高下，重又墜落。吳誠不是閃避迅速，幾爲翅梢打中。蕭逸見狀，順手一摸弩筒，心急手快，連歐陽霜所贈兩道靈符帶了出來。那符原裝在一個絲囊以內，不知怎的，囊口絲結纏在弩筒上面。蕭逸剛把絲囊解下，忽然山風頓起。那鵰嘯聲越厲，二次又奮力作勢往上撲騰。蕭逸恐被它乘風飛逃，不敢再延，順手將絲囊交給吳誠，揚手連珠毒弩，接連幾箭，先將鵰眼打瞎。仍恐不死，乘它痛極昂首慘叫之際，又朝口內、胸前各要害找補了三箭。

正和吳誠笑說解恨，想將死鵰拖回村去，留待愛妻回來看了泄恨。山風過去，面前黑影一閃，平白地多了一個裝束奇特、相貌兇惡的道童。一現身，先朝死鵰看了一眼，轉面厲聲喝道：「這隻禿角老鵰已被我們用仙法所傷，祇因此鵰飛行迅速，性子又暴，受傷以後仍被逃走。我二人奉了師父天門神君之命，來此收取心魂，祭鍊法寶，一路尋來。誰想被你二人將它射瞎雙目而死，失了靈效，枉費我們多日搜尋之勞。曉事的，快快跪下降伏，隨我去見仙師發落；否則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！」蕭、吳二人見童子好似乘風而來，行蹤詭異，知非善與。一則蕭逸武功精純，生平未遇敵手，未免自恃；二則妖童出語兇橫，毫無商量。心想：「先下手爲強，且先和他軟說，看事行事。」便賠笑躬身道：「在下實是愚昧。祇因此鵰兇惡已極，屢傷人畜，兼有殺子之仇，因想爲世除害，立志除它已非一日，今日見它飛來，纔用毒箭將它射死。不知令仙師還有用它之處，已死不可復生，此鳥任憑取去。請仙童權且原諒，改日再造仙山，登門負荊吧。」說時，妖童已經目閃兇光，聞言怒喝道：「放你孃的屁！你二人傷了此鵰，還想活命不成？我自有仙法將你們擒走。」蕭逸知道應了歐陽霜之言，妖童兇橫，已不可理喻。好在所居隱祕，愛妻歸期不遠，反正難爲善罷，決計先發制人。表面裝作害怕神氣，不等說完，暗運內功，倏用重手法百步劈空掌，照準妖童當胸打去。妖童橫行已慣，見對方兩個凡人，全沒放在心上；看見吳誠聞言面有怒容，還在暗笑。萬沒想到搭話的人會先動手。

剛覺對方把手微拱，似欲行禮求告，猛又覺掌往外一按，立時便有千鈞之力當胸壓到。蕭逸家傳掌法從小練起，何等厲害，相隔又近，無法躲禦。妖童縱會妖法，也不能施爲，當時受了內傷，氣血全被擊散，口噴鮮血，往後仰跌出去。蕭、吳二人正待縱身趕去，趁他未死之前，點其穴道，再行拷問底細，猛聽一聲斷喝，知又來了敵人。定睛一看，凌空飛來一道淡黃色的光華，知是飛劍一流。不及看清來敵，忙喝：「這是妖人飛劍，快快避開！」隨即一同縱起往回飛逃。二人腳程怎有飛劍迅速，晃眼便被追上。飛劍正待下落，還算後來妖童看見同門受傷，心中恨極，想將二人生擒回山，惡毒處死，忽又止住劍光，飛出一道尺許長的彩煙，蕭逸首被射中，當時打了一個寒噤。那彩煙又朝吳誠飛去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吳誠原知靈符妙用，箭已近身，忽然想起符在自己手內，慌不迭拿住靈符一角，往外一抖，先是一聲霹靂，夾着百丈金光烈火，直朝妖童當頭打去。跟着一片祥光，將後面擋住。

二妖童正是天門神君林瑞門下的甘熊、甘象。所居離當地祇有二百餘里，地名烏龍頂天門宮。那禿鵰也是靈鳥，已喫甘象的血焰針所傷，仍舊飛逃到此。甘象首先尋來，喫蕭逸冷不防一掌打傷倒地。恰巧甘熊趕到，先用飛劍迫退敵人，救了乃弟。再用妖人所煉血焰針，將二人打傷。方想上前擒住，忽見金光烈火帶着霹靂之聲飛來，知是正派中太乙神雷，先發血焰針已被震散，不由亡魂皆冒。甘象剛回過氣來，喫甘熊一把夾起，駕起妖風，如飛逃去。吳誠發動稍緩，敵雖驚退，依然被血焰針打中，和蕭逸一樣，一個寒戰打過，周身麻癢，動轉不得。二人強掙着會合在一起，互相扶持回走。同時那斷後祥光，也由身後繞來擁護，還能勉強熬着痛苦行路，祇是心慌意亂，四肢無力，不能走快。時候一久，祥光漸減，人也漸入昏迷，不覺把路走錯，入了歧途。後來靈符效用全失，祥光退盡，立即昏倒嶺側峽谷之中，不能動轉。

又經了個把時辰，衆門人見天不早，師父怎還未往家廟，當是午睡未醒，前往喚請，一問，人並未回。因當日說定不往後山，正待往別處尋找。還是蕭清比較機警，查看人中沒有吳誠在內，急忙一問，恰有一人答說：「午飯後回家，似見吳誠一人在崖頂眺望。村主並未在彼。」蕭清聞言，猛想起嬸孃別時之言。知道今日家祭大典，叔父就往打鵰，也不會到這時候還不回來。照此情形，定是吳誠貪功，登崖眺望，發現鵰迹，告知叔父，同往獵殺，不知遇着甚事，耽擱在彼。或是人鵰苦鬥，相持不下，那鵰看去本來厲害，沒有嬸孃所說那般容易對付，弄巧就許爲鵰傷都說不定。當時心裏一驚。郝潛夫也是這麼想法。忙令衆人各自趕取兵刃暗器，一邊沿途遇人詢問，一邊往危崖集合。蕭逸如未出走便罷，如與吳誠偕出上崖，便知事須從速，免得到時回取兵刃又多遲延。說罷，分頭行事。還沒趕到崖下，全村已經轟動，紛紛趕來，竟是誰也不曾見到這師徒二人。衆

人因日光業已偏西，早該回村，必有變故，紛紛搶上崖頂一看，果然長索業已下垂。再往對面平野裏一看，那隻禿鵰兩翼張開，趴伏地上，一動不動，也看不出死活。蕭、吳二人並無蹤影。先算計人鵰惡鬥，一同力竭倒地，也許鵰已被殺，人卻被它打傷，壓在下面。反正凶多吉少，個個情急，搶着援繩而下，飛步往前便跑。

郝潛夫畢竟心細，衆人祇管議論紛紛，他卻料定萬無二人同時被鵰壓到身下之理，場上不見，必在別處。更因歐陽霜預誡之言，想起三個逃人，也許此時學了本領，回山尋仇，恰值蕭、吳二人將鵰打死，狹路相逢，拼鬥起來。否則那鵰任多厲害，祇有飛得太高，除它不易，真肯下與人鬥，決非師父之敵。二人此時不是爲仇人所傷害，便是尚在別處苦苦相持。草原平野，一望無遺，不問如何，人決不會還在場上。見衆人紛紛搶下，爲防引來外敵入村擾害，回顧師兄何渭、柴成在後，忙即說了。何、柴二人也是蕭逸晚親，自幼相隨習武，最是持重，武藝也高，聞言深以爲然。知潛夫、蕭清聰明心細，忙把人分成兩起：已下的由潛夫、蕭清率領，分頭尋找；未下的隨了自己，在崖上戒備待信，將長索拉起，一面飛傳村中壯丁各攜毒弩，埋伏崖上，以防不測。去人如若發現村主，看事行事，將帶去的旗花，照舊習暗號放起，以便應付，以免敵人乘虛而入，一時失措，難於收拾。匆匆分派停當。留守的人急於尋師，雖不願意，無奈師父不在，何渭是大師兄，照例不能違逆，祇得快快而止。

潛夫、蕭清到了下面，便照日前去過的地勢途徑將人分開，飛跑尋去。果然還沒趕到死鵰所在，便發現吳誠穿的一隻鞋。潛夫立定細一查看，恰巧那一帶地多沙土，沒甚野草，祇見離鞋不遠，又有兩個腳印，輕一腳重一腳，甚是散亂。內中一個獨小，正是沒有穿鞋的痕跡。行家眼裏，一望而知人受了傷，故步履遲滯散漫；否則師徒二人俱都是一身輕功，哪會留下這深腳印？祇奇怪腳印混在一起，已走向歸途，怎不認路，反往左側走去？好生奇怪。惡鳥在望，看出已死，鳥側並無人影。惟恐受傷太重，遲延無救，忙令衆人先順腳迹尋找。等到中斷，不見人迹，再行分尋，免遇強敵，反爲所乘。

這時那兩個妖童已早逃回山去，偏巧天門神君林瑞正煉妖法，又忙於醫治甘象，等了好些時候，直到妖法煉完，纔得告知。林瑞一問那情形，知敵人是個凡人，祇有兩道護身靈符，不然甘氏弟兄早死敵手。既見敵人均中了血焰針，雖仗靈符將二甘驚退，人必昏暈倒地，逃必不遠。先料外來之人獵鵰至此，但兩個凡人，卻持有正派中護身靈符，多少總有一點關聯。自己潛匿本山，平日深居簡出，法未煉成以前，最怕被各正派中人訪知，來尋晦氣，急於想將來人擒回究問來歷。自己煉法正急，不能分身；又因手到擒來之事，無須親往。祇說了兩句機宜，以防萬一有正派中人在彼，稍見形迹，立即遁回，

以免泄漏蹤跡。村人發現沙中腳印之時，二妖童恰巧起身。如非潛夫應變機智，二妖童一定撞上，見到衆人，勢必用妖法、飛劍追趕，侵入村去，當時便是一場大禍了。

蕭、吳二人困倒的峽谷，本是甚近。妖法尚未催迫，人也能夠出聲說話，不過周身痛楚麻癢，不能起立。衆人循蹤一找，立即尋見。蕭逸料知禍猶未已，正愁妖人去而復轉，見衆尋到，驚喜交集。立即強掙着喝令揹起速行，歸途務要滅迹，一切到家再說。潛夫等見狀，知禍非小，嚇得連旗花也未敢放，搶着揹起二人，往回飛跑。好在都有輕功，除入谷一段是沙地外，餘均草多。下來之處，危崖數百丈，衆人由上面援繩而下，中途還有好些縱落攀援，纔能到地，不易爲人發現。匆匆趕到崖下，上面的人已老遠望見，還欲下迎，喫衆人老遠搖手止住。一到便挑力大身輕的同門，將二人揹在身上，先迎上去。然後慌忙援上。人剛上完，將索抽上，便見夕陽影裏，嶺那面風沙滾滾，由遠而至。何渭忙令蕭清等人先送師父回去，自和十多個能手暗伏崖上，隱身向下窺視。不多一會兒，風沙到了死鵰面前，一片黑煙過處，現出兩個妖童。想因草多且深，看不出逃人去處，又恐人藏草內，在鳥側轉了一轉，手略比劃，地上雜草立即平倒。二妖童見無人影，意似發煩，怪嘯一聲，即放出兩道淡黃光華，連身飛起，在鳥側二三里方圓之內凌空飛行，四下查看。何渭惟恐妖童再往上高起，看出村中景物。方在愁急，誰知二妖童本領有限，又料敵人已中血焰針，除非被人救走，至多百步之內定倒。不料敵人內功精純，體質強健，加以靈符祥光擁護，連繞走迷路，竟行了三四里路，祥光消失之後，纔行暈倒。環飛了一陣，沒有查見。祇當被正派中人救走，想起師言，反倒顧慮起來，連失鞋之處都未飛臨，便縱妖風遁退回去。

何渭方始略微放心。一面着人在崖輪值守望，自己趕到蕭家一看，蕭、吳二人已經說完前事，正在擔心。何渭說完經過，蕭逸料知妖人所居甚遠，全爲追鵰而至，既未被他發現，許不再來。略示機宜，人已不支，連服了些祛邪的藥，毫無效用。傷處祇是一點黑影隱現肉裏，可是周身痛楚；麻癢時作，難受已極。頭一晚，還能強熬，神志也未盡昏迷。第二日午後卻昏沉起來。睡夢之中，覺着身在一個極華麗的山洞以內，被人綁在一個長幡之下。當中法臺上有一個黑瘦身長，羽衣星冠，手執布旗、寶劍的道士。旁邊立着五個妖童，先遇二妖童也在其內。此外還有一猴一熊，人立侍側。不時相對，以目示意，狀頗愁苦。道人不時由旗尖放火來燒自己，喝令降服。心中又急又怒，奮力一掙，又覺身在牀上。一會兒又被妖道捉去。吳誠有時也同綁在彼。似這樣時去時來，不知受了多少刑法楚毒。連過了數日，最後妖人忽然暴怒，喝令當晚子時如不降服，便要行法誅魂，從此沉淪。心方恨急，忽然清醒。身上雖輕，痛楚仍未全消。直到蕭玉、瑤仙相繼邪法被破成擒，白水真人劉泉命蕭清持了靈丹進去服下之後，人纔復原，痛楚全失。

於是蕭清向白水真人劉泉、七星真人趙光斗、陸地金龍魏青、俞允中四人說了經過。

蕭逸因崔、黃兩家爲世戚至好，忽然均遭橫禍，連兩家共有的一個孤女都不能保全，便那絳雪孤忠耿耿也頗難得，每一想起二女出走，存亡莫卜，便自心惻。忽聽瑤仙和蕭玉歸來，還受了許多苦楚，身幾化爲異物，好生憐惜。一面向四仙俠伏枕叩謝，一面便令蕭清去喚。劉泉攔道：「他二人已被妖法禁制。妖人原因二位所中妖針是他門下所煉，比起自煉之針功候相差懸遠，雖然一樣可以行法禁攝，無奈受傷人稟賦甚厚，神志更強，雖中邪法，真靈猶有主宰，生魂不易攝取。妖人不知何故，不能親來。因二人是府上親屬，深知本村虛實，便差他們到此用妖法攝取。並使應他本門爲畜期滿，仍須殺一親人爲信，方得脫去皮毛，正式拜師的狠毒規條。不料二人天良未喪，遲不下手，被我四人趕來將他們擒住。妖人久候無音，必生疑心，用妖法催歸。一面再借妖針感應，對二位重新禁制，試探動靜。他這妖法除非深知底細的人，便各正派中長老也沒多少人能破。餘者雖也有人能破解，但須尋到妖巢，先將行法妖幡、符籙破去，或將妖人殺死。再不就是所差行法之人，到時心生內叛，將所持代形禁物小泥人上妖符、禁法撤去，使與法壇上妖幡、邪法隔絕，方保無患。否則不論妖人勝敗，所攝的人必死無疑。妖人催逼二人不回，再覺出二位沒有感應，必下毒手。二人均是上好資質，女的尤甚，按說易得師父寵愛。但看那妖人對他們的行徑和二人被擒時抱頭痛哭之言，卻全無絲毫師徒之情。美質良材，最是難得，又當正邪各派俱在網羅門人之際，如看不上，何故收錄門下？縱令天門教下規章如此，也決不會相待這等狠惡。必是先時無知，誤投妖人，隱身以後，又自知墮落，生了悔意，喫妖人看破，有心殺卻，又覺可惜，纔致這樣惡待。無非想使其受盡苦難煎熬，心寒畏服，末了仍使其殺一親人，以試信心。雖然遣出，並不信任，不過知二人元神受禁，稍一違忤，永受酷毒，求死都難，斷定必無異圖罷了。即使二人此時功成回去，也必當他們事出勉強，不是本心遵服師命。受完責罰之後，仍須重新爲畜三數年，遇上運氣，方予定奪。當時復體爲人，依然無望。再一查出事有變故，必疑二人臨場生悔，不肯犯上行兇，拼着一死，自破妖法，將人救醒，豈不恨入骨髓？勢必先用妖法使二人在此裂體焚身，剩下生魂，一拘即回。再按本門法規處治，用來祭鍊妖法，從此日服苦役，永世沉淪，更無超昇之日。卻不知貧道對異派中妖術邪法多半深知，乘其不覺，不特破了他的妖法，並還將計就計，在二人所居靜室之中，將原披熊、猴外皮剝下，以代二人原身。再用小諸天四九歸元招魂之法，反客爲主，將二人生魂鎮住，幻出二人的假生魂，等他那裏妖法一發動，皮下符籙所幻假魂立被攝去。妖人攝魂之際，知道二人已死，一面攝取生魂，一面將所煉妖法如葫蘆、幡幢之類，放置法臺之上，以便魂來立即收取，當時祭鍊。爲防新魂靈氣消耗，下手必快。先禁元神，也必放出相待，使與生魂合一，再行禁制，煉時增長威力。這一收一放，迅速異常，妖人任多細心，也

萬想不到會有人暗中乘虛而入，奪取所禁叛徒的元神。事起倉猝，更是無法攔阻。那靈符所化假生魂，祇要與元神一合，立即閃電一般掣回。去時有形，回時一晃即隱，除事先知道，或可防禦，此外任怎應變神速，也是沒法追趕。即使被他事先發覺元神收不回來，這小諸天法術隨行法人心靈發揮妙用，敵人縱不爲所傷，所設妖幡也必損毀。至於生魂，因我先行下手鎮往，加以本體未傷，祇要心志堅忍，不受動搖，至多神志稍微昏迷，並無妨害。元神如不收回，當再傳以凝神定慮之法，妖人未戮以前，每日如法打坐，連稍昏迷都不會了。發作甚快，至多再有刻許工夫，便知分曉。此時二人守在房裏，妖人禁法破後，方可喚來相見。令侄天性至厚，必甚關心。二人在妖人門下自能體會，必知禁法破未。如欲往視，可由趙師弟領了進去，就便事完，引他來此。適纔已將尊居囚下行法封禁，妖人一來，立時警覺。今晚不來，明早再去尋他便了。」

蕭清因聽兄嫂哭訴之言，出門時又見二人盡管喜出望外，仍是滿面惶恐憂急之狀，知道妖法厲害，元神已被禁制，雖仗仙法免死，仍有後患，聞言大喜。巴不得能夠前往守着，就便一觀仙家妙用。忙先跪下，代謝四位仙長解救之恩。趙光斗隨領蕭清到了靜室門外，囑咐：「入內不妨和二人談話，但有異狀，不可驚慌，更不可動那一切佈置。獸皮焚碎以後，二人如覺昏暈，無須害怕，同往前面，自有方法解免。此室雖有仙法封鎖，妖法一破，便自撤去，可以隨便走出。」說完，將手一指，煙光分合之間，蕭清人已入室。回顧趙光斗並未隨入。再看室中蕭玉和崔瑤仙，這一對受盡千辛萬苦的恩愛夫妻，已各將衣服換好，互相偎抱，並坐一起，對着地上的獸皮、靈符淚珠欲流，滿臉俱是憂急害怕之狀，祇丰采容光仍和當年差不許多。見門外煙光閃處，蕭清忽然走進，驚喜交集。因是出死入生，情深太甚，更衣之後便互相偎坐一起。劉泉雖未禁止談話，曾令靜坐，不敢冒失走動，祇得含愧各低聲喊了聲：「清弟。」蕭清起初雖恨瑤仙、絳雪罪魁禍首，陷乃兄於不義，但木已成舟，無可挽回，平日又聽蕭逸那等說法，再見二人種種身受，不由憐憫起來。知道妖法尚未發動，二人吉凶莫測，萬分憂急，忙即走近前去，把劉泉所說，一一轉告。二人聞說，始放寬心。

蕭清便問二人逃出遇難經過。瑤仙因在妖窟所受凌辱太甚，尤其蕭玉因爲是自己丈夫，妖道師徒視如眼中之釘，如非自己誓死保全，早已百死。平日備嘗酷毒，遭遇更慘，稍一回憶，便自心驚魂顫，以致談虎色變。再說自身纔得免死，轉危爲安，深知妖人厲害，平日自稱能制他的人舉世無多，今日所遇四位仙人從未聽他提過。盡管蕭清傳諭，頃刻可以脫禍，心雖喜極，仍然難免憂疑，全神都註定那兩張獸皮，哪有心腸詳說前事。蕭清昔日那等嫉視，今日臨難卻捨死求恩，幾番解救。仙人轉念施恩，未始不因孝友至誠所動。感激不盡，怎便拂逆，不禁心酸流淚道：「毛弟，我兩個都不是人，新自畜牲道

中轉來，想起身受，心魂都顫。且等事完，慢慢對你這位又賢明又孝友的好兄弟細說吧。」蕭清不知二人已行過婚禮，加以患難相共了數年，互相愛憐，夫妻口吻成了習慣，對他也視若恩人骨肉，無須顧忌，口不擇言。還當二人在外先已苟合，又在妖窟失陷數年，心迷失志，連臉都變老了。好好一個才智少女變得這樣，心方惋惜，忽見二人神色遽變，又是滿臉憂惶，身旁似有光華閃動。側臉一看，那竹針當中的兩張獸皮倏地被一團綠陰陰的怪火罩住，晃眼包住全身。蕭玉夫妻隨即立起，各自戰戰兢兢按照劉泉傳授，朝獸皮略一比劃，那兩張獸皮立時還了真形，帶着那些竹針化成一熊一猴，跳將起來，在圈中亂蹦亂跳，上下飛舞，好似活物被火燒急，走投無路之狀，祇是跳不出竹針外去。那怪火也始終燒身不捨。候有片刻光景，獸皮下面兩張符籙忽然自焚，一道青白色光華朝二人面上閃過，那四十九根竹針也拔地飛起，亂箭也似化爲許多黃光，裹住兩條人影飛起，晃眼不見。那一熊一猴也在符焚時仰翻地上，怪火同時消滅。低頭一看，已全成了灰燼。回顧二人周身亂抖，眼中熱淚盈眶，卻又略現喜容，知是緊要關頭。

待纔半盞茶時，忽見二人淚流滿面，啞聲急喊道：「天呀，可憐我們也有今日！」說罷便雙雙縱起，一個緊抱蕭清，一個納頭便拜，都是脣顫體搖。喊完這兩句，便再說不出一句話來。蕭清知已脫難，喜歡太過，失了常態，見狀又是欣慰，又代他們傷心。一面請起瑤仙，一面回問哥哥：「你和表姊都沒事了麼？」蕭玉強把頭點了點，口中祇喊得一聲：「毛弟！」便「哇」的一聲，抱着蕭清痛哭起來。瑤仙想起數年身受，觸動悲懷，更是心寒膽悸，忍不住撲向蕭玉身上，悲哭不止，蕭清自然免不了陪着傷心，淚如泉湧。正向二人慰勉，忽然堂兄蕭野在外喊道：「劉真人說玉弟、表妹元靈已復，永無憂慮。叔父現等問話，快止悲哭，前往叩見吧。」說罷走去。

二人忙強止住悲聲，各把眼淚拭盡，略整衣服。蕭清隨問：「元神回來，怎未看見？」蕭玉答說：「元神與生魂不同，並無形質，乃是妖人禁制之術。附在所設鎮物上面，與心神靈魂感應相通，如影隨形，不犯他惡，並無異狀。否則，祇要如法施爲，先將代形鎮物行法火焚，不論相隔遠近，本人立即自焚，那魂魄也喫收攝了去。鎮物上面原滴有本人心血，火焚後便成一縷淡煙。妖法破後，隨風吹散，不被收去，妖人還有別的惡毒伎倆，拼着不要生魂祭鍊法寶，仍可遙相禁制，使其魂消魄散。所以起初十分害怕。想不到四位大仙如此神通，竟能反客爲主，立即破解。平日元神受禁，身雖在外，不問妖人有否施爲，心總懸在妖窟，有時竟似兩地存身一般。適纔靈符化去，不久心神倏地爽朗，爲數年以來所無。妖法發動最快，如有不妙，早已感覺火燒替身，自身無恙，該當受罪。忽然心神一鬆，自是成功無疑。全出意料，喜極之際，哪得不想起前情傷心呢！」說完，已經收拾停當，一同走出。二人原是熟地，方纔走到院中，蕭清仰望空中，似有

黃光射過，方喊：「快看！」蕭玉夫妻已經望見，嚇得面如土色，拉了蕭清朝前便跑。忽聽對面有人笑道：「妖徒已斷了一臂逃走，既然改邪歸正，身已脫難，還怕甚麼？」三人一看，來的正是今日同來四仙中姓俞的一位，知他首發惻隱，曾代二人向劉真人求情，忙即一同跪下，拜謝不迭。